

艺术，它的作用就是
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

古人的胡子

沈从文 著



古人的胡子

沈从文 著 刘红庆 编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人的胡子 / 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3-0387-3

I. ①古… II. ①沈… ②刘… III. ①文物—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5543号

古人的胡子

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选

责任编辑: 巫献好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87-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题记】

用爱报答无情

刘红庆

我一直感到一个遗憾，就是沈从文是被割裂着的。我不是说被政治的力量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割裂，而是说直到现在，他在学界始终被割裂着。

文学界，只是悲叹一九四九年之后，沈从文不再搞创作，遗憾啊遗憾！文物界，或许他们知道先生的文学成就比文学界知道先生的文物研究成就多一些，但是他们也不关心先生的文学思想。政治原因的割裂，这是连先生自己都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文学界和文物界把先生割裂，就是学界的遗憾了。

对民族文化心中始终充满温爱的先生从文学界转移到文物界，虽然外因很大，但也是个自然的事情。如果说一九四八年以前，先生只是满足于编故事，没有对于人的生命、物的生命、民族文化未来的深邃思考与透悟，他怎么可以忍受得了一九四九年之后长久的寂寞，在别人的轰轰烈烈中，于瓶瓶罐罐、花花朵朵中得到乐趣呢？

当年，先生弥合政治力量对他个人生命的割裂，从文学界转身进入文物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爱报答无情。

而今，把他在两个领域写下的文字放置一处，弥合学界这长久的割裂。那么，黏结这些文字的不是别的高深理论，而还是这六个字：用爱报答无情。

先生研究文物器皿，不是靠有高学历把文物拿到从美国进口的冷冰冰的仪器下面测量^①，而是用他对于民族文化的全部感情积累与知识积累，寻找“物”的背后那可以感知的“人”的存在。他对创造这些“物”的那些遥远的生命，永远表达着无穷的敬意。

于是，我感受到：沈从文的文学，是“人的文学”；沈从文的文物学，是“人的文物学”！先生的物质文化史著述，可以当做优美的散文来阅读，他所推崇的那些珍玩，都是前人创造的有形的翠翠；这样，《边城》也就成了一本文物学著作，翠翠是山水孕育的最美图案。

张兆和先生去世后，长时间和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孙女沈红，写下了这样感伤而又自足的句子：“人走了，花还在；花谢了，芳香还在。”

沈从文走了，他的书还在；书读过了，于是思想永在！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星期一

鸣谢：

图片整理 沈龙朱

文字录入 弓宇杰

校 对 李晋萍

^①今见报道：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七月四日在进行分析测试时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损坏。检测仪器是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检测员是理工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故宫博物院被批评缺乏“谦卑的态度”。而我们在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文字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不正是这种谦卑吗？——编者注

目 录

【题记】 用爱报答无情 / 刘红庆	1
-------------------	---

第一辑 谈文学与艺术

1.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3
2. 有兴味去看万汇百物所发生的一切 原题:《新年试笔》	7
3. 作家千万别迷信“天才”与“灵感” 原题:《致〈文艺〉读者》·《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10
4. 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 原题:《萧乾小说集·题记》	16
5. 我应当来写一本《圣经》了 原题:《沉默》	18
6. 从现实学习	23
7. 向鲁迅学习 原题《鲁迅的战斗》·《学鲁迅》	46
8. 书法艺术应向传统学习 原题:《谈写字(一)》·《谈写字(二)》	54
9. 京戏的改进问题 节选自:《跑龙套》	68
10. 用艺术教育拯救民族精神 原题:《〈艺术周刊〉的诞生》·《艺术教育》	72
11. 艺术家应当给人以教益 原题:《云南看云》	82

第二辑 谈器物的源流

1. 中国陶瓷史(残章)·题记	89
2. 中国古代陶瓷	94
3. 中国漆器工艺	104

4. 镜子的故事	108
5. 扇子史话	121
6. 扇子应用进展·前言	125
7. 中国古玉	131
8. 玩玉的贡献	139
9.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148
10. 景泰蓝——中国特种工艺美术品对世界的贡献	158
11. 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	162

第三辑 谈图案及其它

1. 从龙谈起	179
2. 龙凤艺术——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	181
3. 鱼的艺术——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	190
4. 《明锦》题记	197
5. 陶瓷装饰艺术的进展	205
6. 铜镜的图案 原题:《唐宋铜镜·题记》	222
7. 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 附: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231
8. 花边	246
9.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250
10. 故宫的建筑	259
11. 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262

第一辑 谈文学与艺术

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作家的。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自觉。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就为得是他还明白，只有从这种作品上，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 首发于一九三四年《文学》一周年紀念特輯。

我可以說是與文學毫無關係的一個人，在這種題目上來說話，真是無話可說的。第一，我看不懂正在研究文學的人所作的文章；第二，我弄不明白許多作家教人作文章的方法；第三，我猜不透一些從事於文學事業的人自己登龍為人畫虎的作用。近十年來我雖寫了一大堆小說，但那並不算個什麼，這不過從生活上，我經過的是與人稍稍不同的生活；從書本上，我又恰恰讀了一些很雜亂的書，加之在軍營里作書記時，我學得一種老守在桌邊的“靜”，過去日子又似乎過的十分“閑”，所以就寫成了那麼些小說故事罷了。

但在我的工作上，照一般稱呼說來既算得是“文學事業”，這事業要來追究一下，解釋一下，或對於比我年青一點的朋友，多少有點用處。我可以說的，是我這個工作的基礎，並不建築在“一本合用的書”或“一堆合用的書”上，因為它實在卻只是建築在“水”上。

在我一個自傳里，我曾經提到過水給我的種種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萬頃的大海，莫不對於我有過極大的幫助，

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俐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

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有兴味去看万汇百物所发生的一切

| 原题：《新年试笔》，又题《谈创作》，首发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

有人问我：“怎样会写‘创作’？”真是一个窘人的题目。想了很久，我方能说出一句话，我说：“因为他先‘懂创作’。”问的于是也仿佛受了点儿窘，便走开了。

等待到这个很诚实的年青人走后，我就思索我自己所下的那个字眼儿的分量。我想明白什么是“懂创作”，老实说，我得先弄明白一点，将来也省得窘人以后自己受窘。

就一般说来，大家读了许多书，或许记忆好些的书，还能把某一书里边最精彩的一页，背诵如流，但这个人却并不是个懂创作的人。有些人会做得出动人的批评，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但也不能称为懂创作的人。一个懂创作的人，也应当看许多书，但并不需记忆一段两段书。他不必要作批评文字，每一个作品在他心中却有一个数目。最要紧的是从无数小说中，明白如何写就可以成为小说，且明白一个小说许可他怎么样写。起始，结果，中间的铺叙，他口上并不能为人说出某一本书所用的方法极佳，但他知道有无数方法。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他从

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轻重。他明白组织各种故事的方法，他明白文字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捡选轻重得当的去使用。为了自己想弄明白文字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了一大堆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从耳朵里装进去的。平常人看一本书，只需记忆那本书故事的好坏，他不记忆故事。故事多容易，一个会创作的人，故事要它如何就如何，把一只狗写得比人还懂事，把一个人写得比石头还笨，都太容易了。一创作者看一本书，他留心的只是：“这本书如何写下去，写到某一件事，提到某一点气候同某一个人的感觉时，他使用了些什么文字去说明。他简单处简单到什么程度，相反的，复杂时又复杂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这个故事，所用的一组文字，是不是合理的？……他有思想，有主张，他又如何去表现他这点主张？”

一个创作者在那么情形下看各种各样的书，他一面看书，一面就在那里学习经验那本书上的一切人生。放下了书本，他便去想。走出门外去，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同样的发生兴味，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他并不学画，他所选择的人事，常如一幅凸出的人生活动画，与画家所注意的相暗合。他把一切官能很贪婪的去接近那些小事情，去称量那些小事情在另外一种人心中所有的分量，也如同他看书时称量文字一样。他喜欢一切，就因为当他接近他们时，他已忘了还有自己的身分存在。

简单说来，便是他能在书本上发痴，在一切人事上同样也能发痴。他从说明人生的书本上，养成了对于人生一切现象注意的兴味，再用对于实际人生体验的知识，来评判一个作品记录人生的得失。他再让一堆日子在眼前过去，慢慢的，他懂创

作了。

目下有若干作家如何会写得出小说，他自己也就说不明白。但旁人可以看明白的，就是这些人一切作品皆常常浮在人事表面上，受不了时间的选择。不管写了一堆作品或一篇作品，不管如何善于运用作品以外的机会，很下流的造点文坛消息为自己说说话，不管如何聪敏伶俐的把自己作品押在一个较有利益的注上去，还是不成。在文字形式上，故事形式上，人生形式上，所知道得都太少了。写自己就极缺少那点所必需的能力。未写以前就不曾很客观的来学习过认识自己，分析自己，批评自己。多数作家的思想皆太容易转变了，对自己的工作实缺少了一点严格的批评、反省。从这样看来，无好成绩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呢，是若干作者中之一人，还应当去学，还应当学许多。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

作家千万别迷信“天才”与“灵感”

| 原题：《致〈文艺〉读者》·《元旦日致〈文艺〉读者》，分别首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上·致《文艺》读者

十五年以来，随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两个极无意思的名词，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灵感”。两个名词虽从不为有识者所承认，但在各种懒人谬论中，以及一般平常人意见中，莫不可以看出两个糊涂字眼儿的势力存在。使新文学日趋于萎瘁，失去健康，转入个人主义的乖僻；或字面异常奢侈，或字面异常贫俭，大多数作品，不是草率平凡，便是装模作样的想从新风格取得成功，内容莫不空空洞洞。原因虽不止一端，最大的原因，实在就是一般作者被这两个名词所毒害，因迷信而失去理性的结果。

作者对于“天才”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疏忽了一个作者使其伟大所必需的努力；对于“灵感”若也同样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在等候灵感中把日子打发走了。